

明月听风 著
MING YUE TING FENG WORKS

替身娘子

上



始料未及时 情根已深种

一朝醒来，她记忆全失。爹娘不亲，丈夫不爱
游侠归来，娘子大变样。看着是她，却不是她
他与她的感情，由错误开始，是否能有圆满的归宿？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替身娘子

上



明月听风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替身娘子 / 明月听风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385-8248-2

I. ①替…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7389号

替身娘子

作 者 明月听风
出 版 人 刘 刚
策 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孙 健
版式设计 刘碧微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字 数 604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8248-2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目录

第一章	失记忆往事成空	001
第二章	惹怨嫌欲寻真相	014
第三章	初相遇不识郎君	030
第四章	问前事夫妻斗气	045
第五章	疑团生险送性命	059
第六章	初亲近夫妻同房	075
第七章	讨休书无理取闹	093
第八章	遭劫杀护宝奔逃	108
第九章	遇行刺九死一生	122



目录

第十章	共患难情意顿生	139
第十一章	变故生晴天霹雳	154
第十二章	再相逢愿续前缘	173
第十三章	疑虑生真相未明	190
第十四章	救郎君夫妻情深	205
第十五章	爱念深喜结良缘	221
第十六章	重入府一家和乐	237
第十七章	叙恩仇怨结难解	252

当意识一点一点侵入她的脑子，她苏醒了过来。

一时间只觉得头疼欲裂，耳中似乎还在嗡嗡作响。

她费劲地睁开眼睛，幽幽月光异常皎洁，而她眼前却是一片模糊。她似乎是躺在野外的河边，于是动了动手指，能摸到冰冷的水和潮湿的泥土，鼻子还闻到了青草的味道。

她喘了喘气，头上传来一阵阵的剧痛。她下意识地抬起手想去摸，却发现手臂沉重，好半天才抚上了头，手上沾的像是血。

她呆了一呆，她这是怎么了？

一个男人跑近她身边，慌乱地问：“你还好吗？伤在何处？”

她答不上话来，疼痛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头上似乎还在流血。她努力眨了眨眼睛，想看清面前这个男人，却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

那男子似是没耐心等她清醒，一把将她拖到了岸上，手伸进她衣裳里一阵乱摸，嘴里嚷着：“东西呢？”

东西？什么东西？

远处似乎传来了声响，她耳里嗡嗡地响，听不清。那个在她身上翻找摸索的男人却听到了，他动作一僵，起身跑开了。

很快，一群人吵吵闹闹地赶到了她的身旁。他们举着火把，大声叫嚷着。火光太亮，刺得她闭上了眼，他们嚷嚷的





话她终于听清了。

“她在这儿，找到了，找到她了……”

谁找她？

她脑袋疼得没法反应。

然后，她又沉进了黑暗之中。

再次醒过来已是白日里。一睁眼，看到的是玄青色的幔帐床顶。她发了会儿呆，终于缓过神来，然后发现自己身上盖着软被。头似乎不那么疼了，她伸手摸了摸，头上绑着绷带，原来是包扎过。她小心地慢慢转头，打量了一下身处的这个房间。

屋子正中摆着张圆桌，桌上只有一个圆木托盘，托盘上摆着一只茶壶，四只杯子倒扣放着。桌边是四把椅子，有一把拉到了桌外。看来之前有人在这坐着，椅子没收表示这人很快会再回来，桌上没摆茶表示这人应该是仆役之辈。

她再动了动，把身子侧过来仔细观察。房间里靠窗位置摆了张四方小案，案上铜镜、梳子、胭脂盒、首饰盒放得整齐。贴墙有个大立柜，柜顶放着些女儿家的杂物玩意儿。这里一看便知是间女子闺房。

看家具和摆设均算讲究，应该是家境不错，可屋内冷清，物品单调，她猜这屋的主人若不是清心寡欲便是不得宠。

正想着，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她下意识地迅速闭上眼，心里头已将屋内物品及房门窗户的位置牢记，她暗地里动了动，试试自己是否有活动的体力。

她并未太慌张，只是她的脑子有些迷糊，似是有啥事不太对劲儿。可究竟如何，她却一时也没想到。

进来的是个踩着细碎步子的丫头。

她听出来了，这丫头不会武。她悄悄睁开眼睛，看了看那丫头的样貌，并不相识，也就在这一刹那，她终于意识到了哪儿不对劲。

她的脑子里，空空如也。

不止这丫头，就连她自己，她也不认识。

空得太彻底，她大惊。

这时候那丫头已经走到床边，见她醒着，便道：“夫人醒了？”

夫人？她是夫人，已为人妇？

她“嗯”了一声，嗓子又干又哑，忍不住咳了咳。那丫头见状，赶紧倒了水过来，伸手扶住她的头给她喂水。



她饮了水，舒服些了。认真看了看那丫头，使劲想啊想，可什么都想不起来。她干脆忍着头疼撑坐起来。这一坐起整个人便晃了一晃，全身乏力，还晕得很。丫头赶忙上前扶她靠在床头，也没拿个软垫子给她垫着，做完退了一步，没说话。

“我怎么了？”她看了看这丫头的表情，不冷不热的，再加上这屋里的冷清，她想她应该是真的不受欢迎。

“夫人受了伤。”丫头并不多言。

受了伤？她用力回想，想到了冰冷的水，潮湿的泥岸，还有那个问她“东西在哪里”的男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她的脑子里，什么记忆都没有。

“如何受伤的？”她又问。

这回丫头低了头不说话。

她挑眉，有何不可说的，难不成这里头还有隐秘？她想了想，又问：“我醒了，你不去通知人吗？”

这话似乎让那丫头很惊讶，她呆了呆，答道：“二爷这会儿在忙，不会过来的。铁总管替二爷出去办事了。大夫说了，夫人撞了头，已上过药，多休息，按时服药便会好的。”

“你的意思是，既是大夫说了没事，大伙儿便觉得不必来探望了，是吗？”

那丫头愣住，不知该如何答才好。

看来还真有隐秘啊。她这个“夫人”怎的这般凄惨，受了伤也无人关切。她使劲儿想着“二爷”“铁总管”这两人的名字，想了半天也没想到。罢了罢了，不想了。这般下去终究是瞒不住的，她干脆问那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丫头皱起眉头，小声道：“夫人是撞糊涂了吗？奴婢是小青。”

“哦，小青。”她点了点头，接着问，“那我又是谁？”

小青吃惊地张大嘴，结巴道：“夫、夫人，这是脑子撞坏了，不记事了吗？”

“是啊，是撞坏了。”她坦然承认。

小青呆了一呆，向后退了一步：“夫、夫人，快莫想这笨主意，二爷本就生气，你若再装傻充愣，他该重罚你了。”

夫人？二爷？

“你唤我夫人，又一直说二爷，他是我相公吗？”

这次小青不是吃惊了，是惊吓！她转身夺门而出，大声叫嚷：“快来人啊，来人



啊，快叫陈大夫……快些去叫陈大夫……”

她看着小青惊慌失措的样子，摸摸头上的绷带，自言自语道：“好吧，我这会儿知道他不是我相公了。”

她头还有些晕，干脆不瞎想了，闭了眼靠着床头休息。过了好半天听到屋外传来好些人的脚步声，原以为是那陈大夫到了，可睁眼一瞧，却是来了个老妇人，带着四五个丫头。一群人前呼后拥地闯了进来。

“听说夫人出了事，老身特意过来看看。”那老妇目光锐利，不说话时薄唇紧抿，看起来相当严厉。

“多谢关心。请问，你何人？”这老妇虽一身整洁，但掩不住风尘仆仆，略有倦态，该是刚回来不久。一回来便闯进来瞧她，也不知与自己是何关系？

“哼，还真是不记事了？”老妇冷哼一声，显然不信。她一脸你在装傻的表情，答道，“我是余嬷嬷，是这府里的管事嬷嬷。”

刚才丫头说铁总管，这会儿又来个管事嬷嬷，看来这里该是个大府。她看着余嬷嬷，问她：“那我是谁？”

“你是凤宁，是我家三爷的夫人。”余嬷嬷皱起眉头，努力维持着耐心。

“三爷？”难怪小青跑得那般快，原来是她把二伯错认成了相公，这确实是太出格了些。

“夫人当真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余嬷嬷盯着她，语气不善。

凤宁不理，接着问：“这是哪儿？”

余嬷嬷冷道：“京城龙府。”

凤宁又问：“我怎么了？”

“你撞了头。”余嬷嬷冷笑一声，“这一撞便撞傻了脑子，真亏夫人想得出来。”

“你觉得我在装傻？”老妇的不善态度太明显，凤宁想忽略都不行。她晃了晃头，脑袋发疼，晕得厉害。

余嬷嬷站在床边冷冷地盯着她看。凤宁闭上眼，等那阵痛苦过去，想了想又问：“我相公呢？”这个问题可以问吧，这与她装不装傻没关系吧？

“什么？”余嬷嬷眼里露出了惊讶。

难道她问相公，也是出格的事？

凤宁觉得奇了，道：“不是说我是三爷的夫人吗？我受了伤，他不管我吗？”

余嬷嬷抿紧嘴不说话。

凤宁望着她，想起这清冷的闺房，没有半点儿男子住过的痕迹，越想越觉得古怪，便问：“这里是龙府内我的寝室吗？”

“是的。”

“我是弃妇吗？”

“并未休弃。”

“那是我相公死了吗？”所以小青一直说的是二爷，难道三爷早不在了吗？

“混账话！”余嬷嬷大怒，喝道，“这等浑话不许再说。”

“那我相公在何处？我想见他。”

余嬷嬷闻言微眯了眼，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转头嘱咐身后的丫头：“去把陈大夫叫来。”

又是陈大夫。

凤宁很想长叹一声，忍住了，但没忍住话：“只有陈大夫才知道我相公的去处？”

老妇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不理她。

凤宁不介意，她这会儿觉得头没那么疼了，疑问却是越积越多。她继续问：“余嬷嬷，我是如何撞伤头的？”

“这个就得问你自己了。”余嬷嬷的语气很不好，她快没耐心了。

“所以你们是把我弄丢了，不知道我是如何受的伤？”凤宁又想起冰冷的水，潮湿的泥地，还有那晃得刺眼的月光与火把。那个奇怪的男人在她身上搜什么东西呢？

余嬷嬷没理她。凤宁不依不饶继续问：“平日里是谁照顾我呢？”

小青回话：“是小青负责夫人的起居。”

“那我娘家是哪儿的？我嫁过来多长时间了？”

凤宁问得起劲儿，余嬷嬷却是再也忍不住了，她用力一拍桌子，冲身后的一个丫头喝道：“去看看，怎么请个大夫要这许久？”

“余嬷嬷，你别着急，大夫也得走着来，也不会飞是不是？莫着急，我们继续聊聊，一边说话一边等着便是。”凤宁无视余嬷嬷的黑脸，居然还劝她。

余嬷嬷又恼又气，这女人当真是太不要脸了。不记事了吗？哼！她还真是机智！余嬷嬷气得冷笑。

“余嬷嬷，你是心情不好，还是压根儿就不喜欢我？”

装得还挺像。余嬷嬷不打算回答。她倒是要看看，这个三夫人又要耍什么诡计。

“为何觉得我是在装疯卖傻呢？”





她还真是敢问。这次余嬷嬷终于答了：“这样的事，夫人确实干得出来。”

讽刺她啊。凤宁直视着余嬷嬷的目光，静静思索着。

言下之意，是她做了亏心事，她就是这么个会装疯卖傻的狡诈之人。

凤宁看这屋里的摆设和这些管事下人们的面孔，确实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她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可也不能别人说什么便是什么。

“麻烦给我拿面镜子。”

大家一愣，这不是正跟余嬷嬷对质装傻吗？怎么惦记起镜子了？

镜子拿来了。凤宁对着镜子左照右照，除了头上包扎的绷布刺眼外，她对自己的长相还是满意的。

柳眉弯弯，大眼盈盈，小巧挺直的鼻子，樱桃小嘴，大美人一个啊。她觉得她就应该长这样没错，这相貌似有熟悉的感觉。可在她面前的这些人，却是完完全全陌生的……

她放下了镜子：“你们说我是三爷的夫人，却连个爷都拿不出来，我怎知你们说的是真是假？会不会是你们欺负我脑子不好使了骗我的？”

这下所有人真是用看傻子的眼光在看她了。

余嬷嬷怒极反笑：“我不过出了趟远门，这许久不见，夫人倒是挺会往自个儿脸上贴金的，看来小青照顾得好啊。”

小青吓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余嬷嬷瞧也不瞧她，只对凤宁道：“你倒是说说，就凭你，我们骗你又有何用？退一万步，我们骗了你，就你现下这副模样，又能如何？”

凤宁一琢磨，也对，她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这天大地大，她不过是个空白，她又能如何？她想着想着就觉得饿了。

“要不，让我先吃点饭，我吃饱了，再睡一觉。醒来说不定脑子便好了。”

吃饭？不是在对质她们骗她的事吗？怎么转到吃饭去了？

这下大家不是看傻子的眼神了，而是看大傻子的眼神。

不出一个时辰，龙府上下都传开了——龙三夫人撞坏脑子了。

陈大夫终于匆匆跑来，他检查了凤宁头上的伤，确认外伤已有好转，不会有性命之忧。但这一撞撞坏了脑子，得了癔症，他却是敢妄下诊断。这病得古里古怪，甚是少见，他哪能说三夫人是装的？可她若不是装的，又如何解释她异于平常的表现？

大夫都没法下结论还她个清白，这让凤宁很无奈。但她终于吃上了饭，填饱了肚子

后，她觉得舒服多了。喝了一碗苦哈哈的药后，她又躺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醒来之后，一切都没变。

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个小青，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

凤宁觉得这里的人怕是没说谎，因为一人演戏容易，这么些人一起演却有几分难度。谈话时她认真观察了所有人，从那个余嬷嬷到小丫鬟再到老大夫，全都是认得她的模样，他们生气、吃惊、怀疑的表情也全像是真的，每个人脸上都看不出破绽来。

那她在这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凤宁心里其实有些慌。

她病了，脑子空空的，正是需要呵护安慰的时候，可偏偏一睁眼就身处一个并不友善的环境里。有人说她装疯卖傻，掩饰恶行。可她到底做过什么？她自己并不知道。这让她有些害怕。

她对现状一点办法都没有，她没办法让自己想起来，也没办法阻止这些人对她的漠视讥讽。她不知道她过去在这里做过什么，也不知道这些人对她做过什么，甚至她那所谓的相公是圆是扁是瘦她都不知道。

他对她好吗？他是否有别的妻妾？她在这个家里算什么？

她想不起来。

最后干脆不想了。

凤宁决定让自己吃好、喝好、睡好，如今最紧要的事便是养好伤，其他的可以再议。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车到山前必有路”，对吧？

这么一想，日子好过多了。

自凤宁醒来后，一连数日，除了小青在一旁照顾外，再无人来探望过她。就连那个严厉的余嬷嬷也未再出现。

凤宁问小青发生了什么事。小青只说二爷在忙，三爷在忙，大爷不在家，铁总管在忙，余嬷嬷也在忙，所有人都在忙。

这么多人，居然忙得没一个人能来看她，凤宁还是有些失落的。但她又想，好歹没人短了她的吃食啊。她吃得挺好，想睡便能睡。虽是闷了些，但没人来找她麻烦，没人打扰她养病，也算是不错。

只是她一直未能忆起事来，脑子也时常疼，这点儿真不好受。

这些日子里，小青按时给她送吃的和送药，领陈大夫为她复诊，但仅限于此，本分而不热情。凤宁闲的时候忍不住想，她是得多讨人厌，才能让这一家子对她如此反感。



向小青打听，小青却是支吾着绕了弯不答，只告诉她，她娘家是湖州凤家，龙凤两家在祖辈时是世交，所以老爷子那辈给没出生的儿孙定好了娃娃亲，她嫁过来已然三年，未育子女。

既是世交之家，为何对她如此厌恶？难道是她三年无出，所以夫家不喜？凤宁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可这么问小青，她却直接装忙去了。

一个月后，凤宁可以出屋子活动了。这一个月里，她除了小青和陈大夫之外谁也没见着。不过她还是从小青那里问出了点府里的状况。

原来这龙家三兄弟父母双亡。龙家大哥当朝为官，是个武将，一年中有一半时日不在府里。龙大已娶妻，有一子。因夫妻二人感情深厚，所以龙大出门都将妻儿带着，此时这一家子均不在府内。龙二主掌龙府家业，例如田产、商铺、酒楼等，这些都是龙二在掌事。

那她相公龙三呢？凤宁很好奇。两位兄长都这般的有成就，她的相公也该是不差的。凤宁虽记不起往事，但心里还是偏向自家相公的。

可小青告诉她的却是：“三爷具体做些什么，奴婢不太清楚。只知道三爷时常不在府里，朋友特别多，常招呼些友人来府里做客。”

常不在家，还经常招呼朋友来府里做客？听起来怎么这么像是个纨绔子弟和败家玩意儿。凤宁撇撇嘴，她不受欢迎，难不成跟她相公有关系？

“我与我相公感情如何？”这话虽问得古怪，但凤宁却没觉得尴尬，她不记得了呀，当然得问问。

好在小青虽与她并不热乎，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似乎也不那么讨厌她了。用小青的话说就是夫人受伤后与之前大不相同，所以现在她对凤宁提的一些问题也是愿意答的。

“夫人与三爷并不亲近。”

“不亲近？得多不亲近才会在我受伤生病时瞧也不来瞧一眼的？”凤宁对这事颇有些怨念。

她语气中的落寞与受伤让小青有些不忍，遂道：“三爷在夫人受伤之前也受了伤，一直昏迷不醒，后来是余嬷嬷带着三爷去云雾山百桥城求医，才治好的。”

凤宁一怔：“他受的什么伤？”

“三爷在外头被恶人所伤，从马上摔下来摔着了脑袋。”

凤宁扬眉，居然也摔着了脑袋？他俩果然是夫妻啊。



“他还记事吧？还记得我吗？”

“夫人不必担心，三爷已是大好，能跑能跳，并无大碍。他仍记事，只是夫人醒来那日，余嬷嬷和三爷才回来，有诸多事要处理，确实是忙的。”

忙，忙，忙！这个借口真的没甚说服力。

凤宁别的都好，只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相公很是介怀。她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也不知日后能不能好。这处境多么凄凉。龙府这般大，她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别人就算了，可他是她的相公，他该是她的依靠，但他一次都没来看过她。

凤宁叹气，一个月了，一次都未曾来过。

怎会不伤心？这事让她很难过。

他们夫妻感情这般不好，这府中又是人人都厌烦她，可居然未曾将她休弃。她三年无出，该是个休妻的好借口，为何还留着她？她的娘家呢，又是怎样的？

凤宁脑子里有数不清的问题，可是小青给不了她答案。于是凤宁身体好了之后便出了院子到处逛，想着若是能遇着人便能多聊聊，多了解了解自己的事情也是好的。再有她想观察观察这府宅，或许能从府中事物里看出些端倪来。

凤宁转了一圈儿，发现她住的那个小院坐落在僻角，果然是弃妇住所的适当位置。

她不由得在心里叹气，沿着石径园廊一路走，很快就看出了这宅子的布局规律。她慢慢走着，到处看看，优哉游哉地晃，甚至踢一脚落叶，采一把鲜花，她被困在屋中许久，如今觉得自由自在，倒也开怀许多。

凤宁在路上碰着一些仆役，他们见到她只淡淡地行礼招呼，废话也不多说一句转身就走。凤宁晃晃脑袋，看来她不受欢迎得很彻底。如此想找人聊天，怕是有些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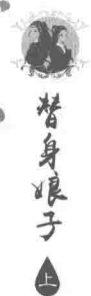
拐了两个弯儿，凤宁发现她被人跟踪了。不是一个人，而是数人合作，她走一段便换个人盯梢，这样不易被察觉。可这里不是她的家吗？她居然被监视了！

凤宁心里很不痛快，该看望她的不看，不该看她的却偷偷摸摸盯着看。她加快了脚步，决心不论他们如何监视她，反正她今日定要逛完这座宅子。

前面是个大杂院，看着像是采买仓库和府里大厨房的所在。还没到饭点，厨房里却飘出蒸包子的阵阵香气。

凤宁忽又觉得肚子饿了，她走进厨房一看，咦，没人！

灶台上有个大蒸笼呼呼冒着热气。凤宁揭开了笼盖，一笼白白胖胖圆鼓鼓的小包子正使劲地向她飘散着期待有人赏识的诱惑香气。



既然如此，那她就不客气了！

凤宁喜笑颜开，从一旁的柜子里翻出个大碗。她先取了个小胖包子一边呼气一边往嘴里塞，肉汁烫得她直跳脚，味道却是让她眼睛一亮——好吃！

正欣喜着，却听得门外远处有说话的声音，有人正朝着这边过来。凤宁快手快脚地把一整笼小胖包子装进大碗里，给蒸笼重新盖上笼盖，然后从后门潜了出去。

前门进来后门出，跟踪她的那个护卫稍不留神就把她给弄丢了。凤宁快步拐了两个弯，就把人彻底甩开了，然后她抱着碗吃着包子，心情大好。

真是太好吃了！凤宁打算先找个地方把包子消灭掉。绕了两圈，却晃到了一处二层廊楼前，看那飞檐青瓦的后面是翠竹围绕、花草摇曳，风景独好！

凤宁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地方。美景配包子，相当不错！

凤宁一边啃包子，一边欣赏着这处的景致。

前面的庭园假山守在左，后边的池塘小亭立在右，一条独径拐了三拐通向那廊楼前。凤宁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明白的，但她就是知道这些美景是依奇阵之法布置的，在假山小亭竹木之后必是防卫的装置。平日里看着漂亮，可一旦有敌人入侵，这些建筑装饰和摆设却是很要命的防备机关。

凤宁往嘴里再塞一个包子，她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她该知道的是她的名字，她的过往，她有哪些朋友，她的相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她的娘家人在哪儿，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可这些该知道的她一件都不知道。

如此惆怅，多吃几个包子吧。凤宁正在努力吃，身后突然冒出一个冷冷的声音：“这个地方不是你能来的。”

凤宁抱着包子碗回头，使劲嚼了嚼，把嘴里的那口包子咽了下去。她定睛一看，跟她说话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剑眉星目，身形修长，穿着湖蓝色长衫，浅白腰带，腰缀羊脂暖玉，有些书卷气，眼神明亮，透着精明。

此刻这人脸上摆满了不高兴。

凤宁退了一步，空空如也的脑子里没有关于这人的半点印象，但显然他是认识她的。凤宁下意识地抱紧包子碗，认真地打量着对方。

对方眼里闪过惊讶，显然没料到凤宁转过身来是这副德行，何曾见过人抱着一碗包子到处晃悠的？见了人还护食，谁会抢包子不成？

凤宁的沉默和打量让那男子微眯了眼，他又说了一次：“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

方。”

凤宁茫然以对，这里是哪儿？为何她不能来？

那男子看了看她的表情，又看看她抱着的碗，沉声道：“怎么，果真是不记事了吗？”

凤宁顺着他的眼神看了看包子，回道：“肚子饿就得吃，这还是记得的，但府里的人和事却当真是忘了。”

男子仔细端详着她的表情，似要确定真伪，然后他笑着轻声道：“你仔细想想我是谁，若是答对了，之前你向我讨的东西，我会考虑考虑。”

他语气里有诱导，有亲昵，还说她跟他讨东西。凤宁心里一喜，大声道：“是我相公？”

那人脸色立马沉了下来，眼里满是厌恶与讥讽。

凤宁这下明白了，顿时很不高兴：“哦，原来不是。”

她心里有气，忍不住瞪他一眼，嚷嚷道：“二伯就二伯，为什么要故弄玄虚，欺负我这脑子有伤的妇人，有意思吗？对自己弟妹这般不尊重！”

龙二冷笑：“弟妹重伤初愈，精神倒是不错。”

凤宁心里很不痛快，遂道：“还好，瞪人花不了什么力气。”

龙二被噎着，对她的反应有些惊讶，他想了想，平缓了语气说道：“还是好好养伤为好，之前我便与你说过，此处你不能来。”

龙二态度一好，凤宁便又不恼了。难得见到二伯，凤宁赶紧说了心愿：“我想找相公，我想见他。”无论如何，相公才该是她最亲近的人，就算感情并不和睦，但好歹也是两口子，凤宁觉得应该先跟相公把话问清楚，该如何办都好，怎么也要有个商量。

龙二又是一愣，他想了想，垂了眼又道：“你与老三感情并不和睦，受伤之前倒是常找我说话……”

凤宁一呆，瞪着龙二，瞪半天，问他：“二伯是想说我不守妇道，被你勾引了？所以这宅子里的人不欢喜我，是为这个？！”

这话把龙二给镇住了。行，真行，她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他不过是试探试探，听听她这话，是妇道人家能说的吗？

这人是真被撞傻了还是要赖撒泼豁出去了？说话也不过过脑子。傻便傻吧，装便装吧，她自己说她是不守妇道，凭什么说是被他勾引，他看上去像这么没眼光、没计较的男人吗？他若是能对她瞧得上眼，就不用牺牲老三娶她了。





凤宁观察着龙二的表情，终确认不是这么回事。她拍拍胸脯表示庆幸：“还好还好，我并非不守妇道的坏妇人。二伯以后说话还是得掂量掂量，坏了妇道人家清誉就不好了。”

龙二眼角一抽，到底是谁说话不掂量。

凤宁看龙二毫无带她找相公的意思，也不强求，又说道：“二伯你继续逛，我换个地方找相公去。”言罢，抱着碗走了。一边走一边又往嘴里塞了个包子，还自言自语：“有些凉了，真可惜，还是热的香。”

待她走远，一个护卫跳了出来俯首请罪：“她跑进了厨房，便跟丢了。”

“她做了什么？”

“就是到处闲逛，没跟人接触，然后进了厨房，之后便到了这儿。”

龙二沉吟片刻，看那侍卫欲言又止，问道：“还有什么？”

“二爷，你要的包子点心没了。汤厨说，等重发面重和馅，怕是得等到晚饭时候这包子才能好。”

“没了？”龙二想起凤宁抱着的那碗包子。

“是。汤厨说，他就是去库房整了整米面，再回厨房等包子开锅，一打开便发现空了。”

龙二眼角又是一抽，这个死女人，撞傻了脑子居然敢偷他的包子。

凤宁浑然不知自己惹了什么麻烦。她逛遍了整个宅子，没碰着一个肯跟她说话的人，当然也没找着她的相公龙三。

她这个龙三夫人孤零零地一个人逛着，留意着丫鬟仆从们的各种眼神，猜想着那些眼神后面的意思，这当然是很令人难堪的经历。凤宁心里有些隐隐的酸楚感，所幸有味道极好的包子安慰了她那颗受伤的心。她鼓励了一下自己，然后没事人一般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小青正着急得团团转，要是把这夫人再弄丢一次，主子爷们恼了就麻烦了。正想着要不要往上禀报，这时凤宁回来了。

小青赶紧迎上去：“夫人到哪里去了？”

凤宁把空碗交给她，一屁股坐在台阶上，问：“小青啊，你就与我说说嘛，我当初究竟是如何招人厌的？”

小青一愣：“我刚被遣来照顾夫人没多久，之前一直在别的院子干活儿。”言下之意，她真的不太清楚。